

五禮通考

第十二冊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三十五

內廷集禮部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

參校

李太僕總督魏都觀桐城方觀承同訂

軍禮三

軍制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

注鄭司農云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

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之子晉其位在三
孫子之子衛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
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
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
其將先之蓋指此爲大國次國小國也

春秋襄公十四年左傳疏夏官大國三軍云云當以

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惟

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

小故伯國之軍不得悉同於侯

蕙田案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康成雖以爲殷制亦兼夏及引周禮釋之然則大國者專指公而言春秋正義以公侯皆爲大國與賈疏二說不同宜從賈說惟魯侯爵而得有千乘與他國異

觀承案因地出車因車成軍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成分土惟三之舊制也則以公侯爲大國而出三軍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而出二軍一軍者爲宜若只以公爲大國則周制惟有虞虢及宋爲公爵而齊魯晉衛皆止侯爵皆不得爲大國是侯國

之得備三軍者絕少矣豈其然乎

春秋襄公十一年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注周禮司

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

蕙田案穀梁傳與周禮不合范甯駁之極是陳氏禮書穀梁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助云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數不必常所以示稱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

蕙田案大國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此皆邦國常征之所用其畸零不滿一乘者

蓋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古有徒兵不盡爲車抑或以鄉之所出與境內所出通融配合如孔氏所云元科之兵不必定屬本車者耶考之說文軍從車從包是知軍以車成當以後說爲正

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薛氏衡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陳氏禮書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則五百乘而已蓋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

蕙田案此條剖晰邦國常征盡發二法極爲
明了知此則包咸之妄可破魯頌兩言之疑
亦可決矣

唐氏仲友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頒祿之制不合
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強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
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
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郊
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
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
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觀所謂七千里者
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遠過于商大者二十四
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
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三郊
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廩宅田土田賈
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
畝又征其什一宅無餘地車輦馬牛千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
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第之祿也六萬夫之
稅足當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
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眾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
邦交于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
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
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攷之未
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

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二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是謂分土唯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顯與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覺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于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于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侯男言百里者獨指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抵牾故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乎慶而益賁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于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

蕙田案唐氏以百里不足爲公侯之封其說

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爲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出而以爲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其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

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釋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遠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注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

詩大雅公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舊三單相襲也箋邵后稷上

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疏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于邵明爲大國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眾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大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于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于卿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尙餘七

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

蕙田案大國地方百里見於王制康成因其與周制不合解爲夏殷之制此亦臆說於經初無明證孔穎達依此因謂周大國三軍出於三鄉夏殷大國三軍出於一國但出賦之法重於近輕於遠三代宜皆同此如孔言則是夏殷之賦比周獨重也況大國不過百里但用二而當一算之竟無三分去一於法尤屬不合又其中或有應以六家受十三夫者或有應除去三十六存六十四者其治洹治澮亦當除去穎達之說殊不能通竊以夏殷

之大國其地百里其賦三軍二者必有一謬
必欲從鄭則未免強爲之說矣

械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傳天子六軍 箋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未

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疏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與師行者殷未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則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蕙田案師軍固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爲
天子未必有六軍故鄭以二千五百人爲師
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穎達之辨亦覈特未
會鄭意耳

觀承案文王未嘗有六軍固不得稱六師然
文王未嘗爲天子先不得稱周王矣此蓋追

王後頌美之詩故不妨稱王稱六師耳詩乃
咏歌之文非記事之史其間典禮固非脫空
妄語然亦有鋪張揚厲之處自是行文活法
必欲字字疏鑿句句實填則觸處成礙者多
多矣卽如六師若執定師字解之二千五百
人爲師六師亦只有一萬五千人是一軍之
外只餘二千五百人且不滿二軍之數其眾
亦甚單弱矣詩人何用豔稱之耶

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

疏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
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

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
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入職云以歲時稽
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大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眾云六遂
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
之郊孫炎云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
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
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
近于郊故以郊言之

陳氏禮書鄭氏釋聘禮謂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
百里以此差之則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
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鄭氏鶚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
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
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國亦有鄉
遂明矣

春秋成公元年左傳疏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
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春秋莊公十六年左氏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

爲晉侯

注曲沃武公遂并晉國信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疏桓八年

傳稱曲沃武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
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并晉已卽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封曲沃至武公滅
晉凡六十七歲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蕙田案此雖一軍未必只有萬二千五百人

也

閔公元年左氏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

下軍

注晉本一軍

襄公十四年左氏傳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
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襄亦幼皆未可立也新
軍無帥故舍之注荀營士勦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疏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元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惟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

蕙田案以上三條皆春秋邦國之軍近於周禮者故列于此

又案以上邦國鄉遂之軍

漢書刑法志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

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
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
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
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者謂發

斂財也鄭氏曰
甲士在車上也

蕙田案成與甸一法也成通治洫甸據出賦
故並舉之然此一段本係班氏撮敘古者軍
賦之大要今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爲邦國
郊外之制偏舉一端言之者古者軍賦雖鄉
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
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
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

之同故舉以爲言其餘不備列也

論語道千乘之國

注馬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疏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璋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鼻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地方百里千乘之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故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也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包云千乘百里之國者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故曰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賈氏公彥曰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陳氏禮書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于魯太公封于齊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論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

又曰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公侯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

何氏楷曰包氏注論語直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夫魯成公作邱甲而春秋譏之邱者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於成公矣而謂